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AMI综合评价”入库集刊
复旦大学“学术期刊质量提升支持计划”资助立项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7, Issue 1 (2021)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十三辑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十三辑/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3.12

ISBN 978-7-5012-6700-2

I. ①中… II. ①复…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822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227592号

书 名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十三辑 Zhongguo Zhoubian Waijiao Yanjiu · Di-shisan Ji
编 者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蒋少荣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33645（市场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9½印张
字 数	350千字
版次印次	2023年12月第一版 202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6700-2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集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集刊已被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Wanfang Data）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使用费与本集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著作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集刊声明，本集刊将做适当处理。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十三辑（2021年第一辑）

由复旦大学“学术期刊质量提升支持计划”（复旦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项目）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高峰学科”经费资助出版。

特此致谢！

The publication of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7, Issue 1 (2021)
was made possible through generous grants from
“Quality Improvement Program for Academic Journal” of Fudan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Liberal Arts) and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of Fudan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Gaofeng Project of Political Science).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主管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主办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主编 杨 健
副主编 包霞琴 祁怀高 薛 松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	石源华	复旦大学
卢光盛	云南大学	归泳涛	北京大学
包霞琴	复旦大学	关培凤	武汉大学
祁怀高	复旦大学	李皖南	暨南大学
杨 健	复旦大学	杨鲁慧	山东大学
吴心伯	复旦大学	吴寄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日本] 青山瑠妙 日本早稻田大学 (Waseda University)

周方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赵卫华	复旦大学
赵可金	清华大学	赵青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赵明昊	复旦大学	夏立平	同济大学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费 晟	中山大学		

[马来西亚] 黄子坚 (Datuk Danny Wong Tze Ken)

马来亚大学 (University of Malaya)

郭 锐	吉林大学	薛 松	复旦大学
魏 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编辑部主任 温 尧
编辑 张泽宇 孙志强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 ccrnc@fudan.edu.cn

电 话: 86 21-6564 2939

传 真: 86 21-6564 2939

地 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文科楼307室复旦大学中国与
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邮 编: 200433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祁怀高 / 1

新冠疫情与周边外交

中国和东盟的抗疫合作研究报告
.....“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成员机构学者 / 9
新冠疫情以来印度对华外交新态势..... 杨路 / 46

周边国情研究

新环境下俄罗斯北极政策的再转型展望：目标、路径与挑战
..... 徐博 陈立赢 / 65
蒙古国转型三十年：人民党的政治改革与探索..... 祁治业 黄佟拉嘎 / 83
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析论..... 杜哲元 / 114

周边国家对华外交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澳大利亚涉华认知中的变与不变
..... 孙西辉 刘雨桐 / 137

中国边海事务

中印边界西段对峙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关培凤 万佳 / 163

2020年中日钓鱼岛问题再起的特点与原因.....	包霞琴 宋 奥 /	181
南海外大陆架问题初析.....	杨 力 /	197
中国在南海共同开发中的动因和政策选项.....	祁怀高 /	217

周边国家数字经济研究

印度尼西亚佐科政府的数字经济发展探析.....	夏方波 /	233
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合作.....	王海燕 /	257

会议综述

周边视域下的中国与东南亚校庆报告会综述.....	/	285
--------------------------	---	-----

附 录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简介.....	/	291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征稿启事.....	/	293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稿件体例及注释规范.....	/	295
审稿专家致谢.....	/	300

Contents

Preface of Volume *QI Huaigao* / 1

Covid-19 Pandemic and Neighboring Diplomacy

Research Report on ASEAN-China Cooperat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 9
 The New Trend of India's China Policy since the COVID-19 Pandemic
 *YANG Lu* / 46

Studies on Neighboring Countries

Re-Transformation of Russia's Arctic Policy in the New Environment:
 Goals, Paths and Challenges *XU Bo* and *CHEN Liying* / 65
 Mongolia's 30 Years Transition: The Political Reform and Evolution
 of Mongolian People's Party *QI Zhiye* and *HUANG Tonglaga* / 83
 On the Effect of "Empire Trap" in Afghanistan..... *DU Zheyuan* / 114

Neighboring Countries' Diplomacy towards China

Changes and Non-Changes in Australia's Perception Involving China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SUN Xihui* and *LIU Yutong* / 137

China's Boundary and Ocean Affairs

The Confrontation in the Western Section of the Sino-Indian Border
 and Its Impact on Bilateral Relations *GUAN Peifeng* and *WAN Jia* / 163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the Recurrence of the Diaoyu Islands
 Issue in 2020..... *BAO Xiaqin* and *SONG Ao* / 181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Issue of the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YANG Li</i> / 197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s Incentives and Policy Choices.....	<i>QI Huaigao</i> / 217

Studies on Digital Economy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under Jokowi's Government	<i>XIA Fangbo</i> / 233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Thei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WANG Haiyan</i> / 257

Review on Symposiums

Review on Academic Seminar Heralding the 116th Anniversary of Fudan University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ighborhood.....	/ 285
---	-------

Appendix

Introduction on Center for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Fudan University (CCRNC-Fudan)	/ 291
Notice Invit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i>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i>	/ 293
Standards of Articles and Annotations of the <i>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i>	/ 295
Acknowledgements.....	/ 300

中印边界西段对峙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关培凤 万 佳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前，中英两国虽就中印西段边界的划界问题进行过交涉，但始终没有正式划定边界，两国基本依传统习惯线而治。20世纪50年代，印度对归属中国且长期处在中国实际管辖下的中印边界西段部分领土提出主权要求，揭开了中印边界西段争端的序幕。2020年6月，中印在边界西段对峙中发生激烈冲突，引发人员伤亡。此次对峙爆发的根源在于印度政府长期在中印边境地区实行“前进政策”，并意图借中美竞争加剧之势对中国形成某种压制。对峙一年来，中印两国在各领域的关系都受到明显冲击，但在边境地区局势趋稳和印度疫情形势的影响下，两国关系可能会从当前的低谷实现缓慢而有限的回弹。

【关键词】中印边界西段；争端；对峙；中印关系

【作者简介】关培凤，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万佳，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020年6月“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以来，中印双边关系整体大滑坡，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好感度也急剧下跌，持续一年之久的边境对峙与新冠疫情的交织，使双边关系正在经受自1988年以来最大的考验。

* 作者感谢《中国周边外交研究》集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疏漏之责由作者自负。

一、中印边界西段争端的历史脉络

中印边界西段是指新疆和西藏同印控拉达克接壤的一段边界，从喀喇昆仑山口往南，至西藏阿里地区同印控拉达克和印度的喜马偕尔邦三地接壤处为止。中印西段边界按照我方认定的传统习惯线分为两部分，以空喀山口为交界点。空喀山口以北是新疆皮山、和田两县和印控克什米尔辖下拉达克的边界，空喀山口以南是西藏日土、噶尔、札达三县和拉达克的边界。^①西段双方实控线与传统习惯线基本相符，仅传统习惯线中方一侧大约450平方千米的巴里加斯在1954年被印军侵占，其他基本都在我方控制之下。^②印度对西段领土要求有3.35万平方千米，其中占面积最大的阿克赛钦（意为“中国的白石滩”）地区面积约2.72万平方千米，新藏公路穿过该地。

（一）新中国成立前中英（印）围绕中印西段边界问题的交涉

吕一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依据翔实资料，对中印边界西段新疆同拉达克和西藏阿里地区同拉达克之间的传统习惯线进行了充分的考证后确认，在英印殖民地时期，中方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双方接受为中印西段的边界线。^③据此，阿克赛钦历来属于中国新疆和田管辖。1928年中国政府曾专门在赛图拉设治局负责管辖这一地区。尽管如此，仍需指出的是，英印政府在19世纪中后期以来曾在中印边界西段进行过多次划界尝试，并为此与中国政府进行过一些交涉。

1846—1847年，英国成立边界委员会，单方面划了一条从班公湖（Pangong Lake）稍微偏北的地方到司丕提河（Spiti River）的界线，把位于西藏境内的库尔那克堡划在边界线上。这就是“1846—1847年英国边界委员会线”。^④从班公湖到喀喇昆仑山口继续往北的地方，则因荒无人烟被看作“未知地区”，没有划出任何界线。这条边界线未得到清政府认可，是非法和无效的。

1864年，印度测绘局官员约翰森（W. H. Johnson）对中国和田与阿克赛钦

① 吕一燃：《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第643页。

② 中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第1—2页。

③ 吕一燃：《中国近代边界史》，第644—654页。

④ 王宏伟：《当代中印关系述评》，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第40页。

等地区进行冒险旅行，“勘察”绘制出一幅地图，擅自把阿克赛钦、羌臣摩河谷和喀喇昆仑山以北的大块地区偷偷划入英印克什米尔境内。^①该线比目前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还要往北延伸达80英里之遥。^②

1897年1月1日，英国参谋总部军事情报处处长约翰·阿尔达少将（John Ardagh）向外交部印度事务部建议：为了防止俄国向印度推进，英国应当把整个阿克赛钦包括在英国边界内。阿尔达不满足于把喀喇昆仑山作为印度东北方的天然边界，主张将边界推进到“北面的斜坡下，沿着那些与山脉平行的河谷……”^③但阿尔达的主张没有被接受，因为英国担心这么做会导致与对阿克赛钦主张主权的中國关系紧张，而这会为俄国人加速向前推进提供条件。

1899年3月，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MacDonald）照会中国政府建议谈判这段边界问题，并且采纳英国驻喀什噶尔代表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的方案，提出了这一段边界线的划界主张，即“马继业-窦纳乐线”。这是伦敦和印度首次正式向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印度西北部与中国边界的划界主张。该线“从喀喇昆仑山口，沿山脉顶峰向东行约半度（约100华里），然后转南到北纬35度线稍下一点，然后沿丘陵形成的线，绕着喀拉喀什河源之处，转向东北，到克孜勒吉勒尕以东之点，从此以东南方向沿拉京山脉而行，到与昆仑山脉南行的一个山鼻相会为止，该处被标识为拉达克东界，这是在东经80度偏东”。^④根据“马继业-窦纳乐线”，整个喀拉喀什河谷和几乎阿克赛钦腹地的全部地区将划给中国，而林济塘洼地和整个羌臣摩河谷，以及更北面的奇普恰普河则划归印度。中国对这条线始终未正式表态，也未作答复。辛亥革命前，英国一直承认阿克赛钦是中国领土，但要求将这块土地划入西藏而不是新疆。因为根据1907年英俄协议，英俄双方都保证不进入西藏，将阿克赛钦划归西藏，俄国人就不得进入该地。当时中国对英国的照会及其建议都未予理会。^⑤

辛亥革命爆发后，鉴于中国对中亚地区事务鞭长莫及，英印当局对印度边境政策的策略发生了较大变化。1912年，英印总督哈定重提阿尔达的方案，建

① 王宏伟：《当代中印关系述评》，第41页。

② 王宏伟：《当代中印关系述评》，第41页。

③ 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154页。

④ 王宏伟：《当代中印关系述评》，第44页。

⑤ 阿拉斯泰尔·兰姆：《中印涉藏关系史（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梁俊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86页。

议英国要求中国承认一条把阿克赛钦划在英国领土内的边界。但该建议没有被伦敦接受。^① 1919—1927年，英国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曾就划定班公湖以北西藏地方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进行地方性的谈判，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② 1931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2卷中明确写道：“克什米尔邦的北部和东部边界尚未划定。”^③ 事实上，一直到英国退出印度，中印边界西段从未正式划定。1945年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印度测绘局绘制的地图虽按照约翰森、阿尔达这些“前进派”提出的方案来绘制边界，但都注明西段“边界未经规定”。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印双方围绕西段边界问题的交锋

自1954年7月，印度官方地图开始将中印边界全线绘制为已定国界，将阿克赛钦划为印度领土。讽刺的是，当时印方却对1956年3月至1957年10月中国建成的通过阿克赛钦地区的新藏公路具体位置一无所知，这充分暴露了印度对阿克赛钦主张的荒谬。1958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递交备忘录，抗议中国修筑阿克赛钦公路，宣称“这条公路所横过的领土若干世纪以来就是印度拉达克地区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没有首先获得印度政府的准许，甚至没有通知印度政府，就通过无可争辩的印度领土建筑一条公路，这是令人惊讶和遗憾的事”。^④ 经过此次交涉，印度正式向中国提出对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

1958年11月8日印度政府给中国的一份复照中声称，“这一地区究竟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境内，是一个争执中的问题，需要另行处理”。^⑤ 这是印度唯一一次承认西段有争议的表态。1959年9月26日，尼赫鲁在给周总理的信中提出把整个阿克赛钦地区划给印度的要求，并错误地把1899年将阿克赛钦一分为二的“马继业-窦纳乐线”同印度主张混同起来，说当时的建议是“北部边界沿着昆仑山脉直到东经80度以东的一个点，然后与拉达克东部边界相接。这无可置疑地表明，阿克赛钦全部地区是处在印度境内的”。^⑥ 但这一说法与

① 阿拉斯泰尔·兰姆：《中印涉藏关系史（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第264—270页。

② 中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第9页。

③ Aitchison, C. U., *A Collection of Treaties, Engagements and Sanads Relating to India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Central Publication Branch, 1931), p. 5.

④ 王宏伟：《当代中印关系述评》，第117页。

⑤ 中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第10页。

⑥ 《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往来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印，第194页。

1899年赛纳乐照会内容不符，因为1899年照会是把几乎阿克赛钦腹地的全部地区划给中国，而将林济塘洼地和整个羌臣摩河谷，以及更北面的奇普恰普河划归印度。印度要求将阿克赛钦全部划归印度，远远超出了殖民时期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要求。

从1959年年底开始，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实施全方位的“前进政策”，1960年春更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蚕食了中印边界西段的奇普恰普河谷、喀拉喀什河源、加勒万河谷、班公湖和斯潘古尔湖等地区。^①印度方面在西段加紧向前推进的同时，不断在中国所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和据点。1962年10月20日，印军出动10多个旅的兵力在中印边境东段、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②当日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西段成立了“康西瓦指挥部”，阿里地区的部队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指挥，其纵深地区由新疆军区负责指挥。到11月20日上午，印度军队越界在西段边界一侧设立的43个据点全部被扫除。在战场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中方主动全线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线中方一侧，在边界西段只保留了在加勒万河谷、空喀山口和班公湖等地区的少数哨所。长期以来，加勒万河谷和班公湖地区始终处在中方实际控制下。

二、2020年中印边界西段对峙及其影响

2020年4月以来，印度边防部队单方面在中印边界西段地区抵边越线修建基础设施，中方多次就此提出严正交涉。5月6日凌晨，印度边防部队越线进入中国领土构工设障，阻拦中方边防部队正常巡逻，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措施，加强现场应对。为缓和边境地区局势，中印双方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密切沟通。6月6日，两国边防部队举行首次军长级会晤，就缓和边境地区局势达成共识。但6月15日晚，印方一线边防部队公然打破双方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共识，再次越线蓄意挑衅，甚至暴力攻击中方前往现地交涉的官兵，进而引发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③加勒万河谷事件是四十五年来中印边境地区首次出现人员伤亡的流血冲突，在两国引起

① 张敏秋：《中印关系研究 1947—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90页。

② 张敏秋：《中印关系研究 1947—2003》，第92页。

③ 《2020年6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2020年6月19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790422.shtml，访问日期：2021年6月1日。

了极大的震动。冲突发生后，中印双方通过军长级会谈、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等方式保持多渠道沟通的同时，印度边防部队又策划了8月底的抢占高地行动和9月初的边境鸣枪事件。8月31日，印军在班公湖南岸、热钦山口附近再次非法越线占控。^①9月7日，印军非法越线进入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并在行动中对前出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②尽管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但中印双方坚持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多方沟通，力避再次出现伤亡事件，并积极推动“脱离接触”谈判。2021年2月10日，中印两国的国防部发言人先后发布两军一线部队将于10日开始在班公湖等地区同步有计划组织脱离接触的声明。自此，中印边界紧张局势开始降温。

（一）对峙爆发的原因

边界问题是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情绪的核心议题，建交七十多年来中印两国关系因为边界争端而数次起伏，中印关系的深层次发展始终难以跳出边界问题的框架。此次对峙的爆发既有突发因素也有长期根源，既有内部驱动也有外部诱因，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结果。

1. “前进政策”始终是指导印度处理对华边界争端的根本思想

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中写道，“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地认为，无论印度在边界上干些什么事，中国都不会进行攻击。这就是前进政策的基本设想”。^③“前进政策”是印度政府意图改变与邻国（尤其是中国）边界状况的军事蚕食与军事挑衅政策。它发轫于英国殖民印度时期的“绝对安全战略”和“科学边界”思想，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真正成为印度边境部队奉为圭臬的行动准则。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的惨败并未让印度放弃“前进政策”，反而催生并固化了印度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和高度不信任感。尼赫鲁之后的每一任政府领导人几乎都继承了印度传统的安全战略，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了

① 《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中印边境局势发表谈话》，中国国防部，2020年8月31日，http://www.mod.gov.cn/topnews/2020-08/31/content_4870432.htm，访问日期：2021年6月1日。

② 《2020年9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2020年9月8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813143.shtml，访问日期：2021年6月1日。

③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第194页。

“主动侵占”和“积极蚕食”的做法。^①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国际政治秩序的变化，中印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通过《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等一系列旨在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协定的签署，中印边境地区总体上维持了和平与稳定。但受地缘政治现实和传统战略安全思想的影响，印度政府从未放弃坚持“前进政策”的理念。在中印边界东段地区，印度近年来在不断强化对我国藏南地区各层面的实际管控，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大规模进行政治移民并推行印度化教育。在中印边界西段地区，印度则通过抵边甚至越线架桥修路、阻碍中方边防部队正常巡逻等方式不断在边境地区挑起事端，企图改变其在中印边界西段争议地区的相对劣势，进而谋取对华优势。这正是莫迪执政以来两国边界对峙频发但却集中于西段的主要原因。

2. 印度对华外交中的“投机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突出

2020年6月以来，中印边界问题因加勒万河谷事件而持续发酵，两国边防部队在边界西段形成多点对峙局面。相较于中国“从双边关系大局出发”的克制态度，印度政府对华外交中的“投机主义”和“冒险主义”在整个对峙期间有不断抬头的趋势。

在印度政策界和战略界看来，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秩序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生了深刻变化，多极化是必然趋势，中美将进入较长时期的战略竞争博弈阶段，大变局下的机遇要远远多于挑战。^②在此认知之下，印度政府在对华的涉边行为中，表现出浓厚的投机主义色彩。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加大了对华战略围堵与对印的拉拢力度，为印度实施其“冒险”和“投机”提供了契机。此次中印边界西段对峙正是印度政府趁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加剧和2020年春中国国内疫情尚未完全得到控制（此时印度和美国的疫情还未完全暴发）的时机，妄图在班公湖和加勒万河谷等地区对中方“趁火打劫”所致。无论是“加勒万河谷冲突”还是“抢占班公湖南岸高地行动”，都印证了其冒险主义心态。印度在此次边界对峙中采取“先发制人”的举动，是希望通过主动的冒险进攻来获得对其有利的“谈判杠杆”，以达成其在边界问题上谋利的企图。

^① Shubhrajeev Konwer, "India-China Relations: Limited Cooperation and a Chequered Future," *The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2, no. 1 (2011): 285.

^② 林民旺：《大变局下印度外交战略：目标定位与调整方向》，《当代世界》2021年第4期，第5页。

3. 双方对实控线的认知存在偏差

尽管中印两国间的边界争端旷日持久，但事实上除锡金段外，中印边界东、中、西三段均未有过合法有效的边界条约，更谈不上有任何勘界行为。两国在边境地区事实上只存在传统习惯线和实际控制线。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前后，两国都提出了各自主张，但相距甚远的实际控制线。

战后数十年来，双方在实控线问题上始终处于“各说各话”的阶段，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各自实际管辖所及的界线。但中印边界的各段实控线从未经双方共同核实，两国公开的地图也未清晰标明实控线的具体位置，这一状况一直持续至今。中方始终以1959年11月7日线为实际控制线，而印方则坚持1962年9月8日线为实际控制线。目前，中印边界西段的争议领土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边界战争前印度非法在中国领土上设立，但在战争中被中国边防部队拔除的43个侵略据点所涉领土。由于对实际控制线的位置存在认知差异，双方军队的实际巡逻区域就容易出现交叉重叠，从而导致摩擦概率增加。印度固守零和思维，始终坚称印方实控线“合法合理”，近年来多次严重地越界侵扰，大大冲击了此前两国在实控线问题上达成的默契和共识。此次中印边界西段对峙的直接原因就是2020年4月印度公然越过实控线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中方进行交涉时否认中方的实控线主张，进而污蔑中方破坏现状。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在2020年9月的一次发言中公开宣称，“印度从未接受1959年实际控制线的说法，这一立场是一贯的，也是众所周知的”，并污蔑“中国试图在西段多个地区侵犯实控线，试图单方面改变（实控线）现状”。^①

4. 中印两国基础建设能力的提升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谓高歌猛进。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直接带动了中印国防力量的增长，两国边境巡逻的手段和设备不断更新，边境驻军人数和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两国在边境地区活动的增多相应地增加了中印边防部队在争议地区“偶遇”和对峙的概率。

印度独立之后，始终把追求地区领导者和世界大国地位作为其对外战略的目标。印度对于大国地位的追求及其在南亚地区的横行无阻在一定程度上助长

^① “Official Spokesperson’s Response to Queries on the Recent Media Report Quoting a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tatement Regarding China’s Position on the LAC,”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September 29, 2020, accessed June 1, 2021, https://www.mea.gov.in/response-to-queries.htm?dtl/33074/Official_Spokespersons_response_to_queries_on_the_recent_media_report_quoting_a_Chinese_Foreign_Ministry_statement_regarding_Chinas_position_on_the_LA.

了它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野心的不断膨胀。进入21世纪以来，快速发展的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为印度的扩张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持。但与印度比邻而居的中国发展更早，速度更快。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科技、国防、后勤保障等领域都取得了比印度更大的进步。中印两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军事技术的发展和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两国边境巡逻手段和设备的不断更新，提升了两军进入“主张重叠区”的能力，两国边防部队在一线巡逻时正面遭遇的频次增加，双方发生低烈度摩擦甚至小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

（二）对峙对当前中印关系的影响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后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如果实控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受到干扰，印中两国关系的大局自然就会有问题”。^①作为莫迪政府核心权力圈的成员之一，苏杰生的公开表态揭示了当前印度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也促使我们必须客观看待此次对峙带来的全方位影响。

1. 中印本就脆弱的战略互信几近瓦解

“信任”一词最早发端于社会学理论，冷战后开始被运用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间信任一般是指一国对他国正向预期，并因此承担风险、采取合作或支持的一种心理倾向。“在国际博弈的大格局下，信任是国际合作的关键”，^②而国家间信任的缺乏将会导致国际环境的不安全。^③

在中印建交的七十多年里，两国也曾有过“亲如兄弟”的可贵情谊，20世纪50年代中印在国际场合的互扶互助一直在亚非拉世界被传为美谈。50年代末，西藏问题和随之而来的中印边界争端公开化，严重削弱了中印友谊，双方的互信程度直线下降，并随着1962年战争的爆发而降至冰点。80年代末中印恢复正常交往后，两国逐渐在政治、经济和人文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并着重重建两国间的政治互信。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高度重视对印关系，将印度视为可以充分合作的邻国与伙伴；印度也一度将中国视为机遇和发展伙

^① Abhijan REJ, “China Attempts to Shift Its Boundary with India in Ladakh Again,” *The Diplomat*, August 31, 2020, accessed June 1,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8/china-attempts-to-shift-its-boundary-with-india-in-ladakh-again>.

^② Fiona McGillivray and Alastair Smith, “Trust and Cooperation through Agent-Specific Pledg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 no. 4 (2000): 809-824.

^③ Monica Tennberg, “Trust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Northwestern Russi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2, no. 3 (2007): 321.

伴。但印度始终未能从1962年战争失败的阴影中走出，目睹中国和平崛起进程的加快和中印发展差距的拉大，印度对中国的疑虑心理再次冒头，并随着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利益的发展而不断升级。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使中印之间的战略互信始终未回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近十年来中印边境地区频繁发生的严重对峙虽都得到了和平解决，但每一次对峙都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中印间的相互疑虑，对双方竭力构建的政治互信造成了伤害。加勒万河谷冲突更是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中印间本就脆弱的战略互信，中印持续多年的边界谈判机制也遭到质疑，相互间的不满与敌视情绪在两国社会各界普遍存在。必须指出的是，尽管2021年2月，中印国防部长先后宣布了两国在班公湖南、北岸一线部队脱离接触的消息，但时至今日，中印边界西段的对峙仍未结束，仍有一些点位未能“脱离接触”。印度陆军退役中将赛义德·阿塔·哈斯奈（Syed Ata Hasnain）在评论中印脱离接触进程时称，“当前的情况不能被视为冲突得到了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三点，即通过核查和协商建立信任，双方不再进行言辞攻击以及在外交层面恢复全面、正式的交流”。^①今后，中印能否在边境地区建立行之有效的信任措施并落实到一线部队，将是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核心议题。

2. 中印经贸关系严重受挫

近年来印度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规模维持高位，加剧了两国的贸易摩擦与利益冲突。^②印人党政府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习惯做法与印度国内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促使莫迪政府上台以后频频以各种借口对中国产品和企业进行限制。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印度刻意夸大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威胁”，采取一系列措施在经贸领域打压中国，并积极向美、日、澳等国靠拢，意图对华进行彻底的经济“脱钩”。2020年6月23日，印度金奈港停止对所有来自中国货物的清关工作，对所有中国货物100%实施检查。6月29日，印度政府以“损害印度的主权和完整，损害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这条律法为由禁止59款来自中

^① Syed Ata Hasnain, “The Decision of China and India to Disengage Should Be Seen as a First Step to Ending Hostilities,” *The Indian Express*, February 12, 2021, accessed June 1, 2021,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india-china-border-standoff-ladakh-lac-7184783>.

^② 王蕊、潘怡辰、朱思翹：《印度对华经济脱钩的动因及影响》，《国际贸易》2020年第10期，第12页。

国的APP，其中包括今日头条、微信、UC浏览器、全能扫描王等。^①截至2020年年底，印度共发布了四轮关于我国APP的禁令，被禁手机应用程序累计超200款。2020年7月1日，印度政府表示，不再允许任何中国公司或与中国公司合资的企业参与道路建设项目。^②7月23日，印度财政部宣布修改《财务通则》，称考虑到印度防务和国家安全因素，在今后所有政府采购中，邻国竞标企业需要提前在主管当局注册，并接受安全调查。^③对峙一年期间，印度政府出台了多项诸如此类明显针对中国的经济举措。

2020年印度经济总量已超越法、意、韩等国，虽在此次疫情中受到较大打击，但其市场规模与发展潜力仍不容小觑。因而长期来看，印度市场具有成长性和可培育性，但印度政府在边境对峙期间频频出台对华经济歧视性政策，严重损害了中企利益，打击了中企对印投资的信心，而印度对华经济“脱钩”的目标和举措也将使中企丧失巨大的潜在市场，直接阻滞两国经贸合作的上扬态势，形成“政冷经冷”的不利局面。

3. 中印人文交流受阻，彼此负面认知加深

2020年是中印建交七十周年，也是两国领导人在金奈会晤后达成共识的“中印人文交流年”，双方曾商议举办70项活动进行热烈庆祝。然而，新冠疫情蔓延以及接踵而至的中印边界西段对峙不仅严重抑制了两国间人文交流的热情，也加剧了两国民众关于彼此的负面认知。

长期以来，中印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与其近30亿人口的体量极不相称。人员往来方面，中印两国的双向交流人数远低于与同为邻国的日本和韩国的交流人数。中日、中韩间的人员往来人数早已突破千万大关，而中印间迟至2018年来往人数才突破100万。中印民间交流人数少、水平低，造成的客观结果就是民众相互了解不够甚至完全不了解，从而给了负面媒体舆论可乘之机。留学生教育方面，中印两国间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根据我国教育部发布

^① Rahul Shrivastava, "TikTok, Shareit, UC Browser among 59 Chinese Apps Banned by India as Border Tensions Simmer in Ladakh," India Today, June 29, 2020, accessed June 1, 2021, <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centre-announces-ban-chinese-apps-privacy-issues-1695265-2020-06-29>.

^② "India to Ban Chinese Companies from Highway Projects, Says Gadkari," The Hindu, July 1, 2020,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india-to-ban-chinese-companies-from-highway-projects-says-gadkari/article31961852.ece>.

^③ "Amid Faceoff with China, UP Bans Bidders from 'Certain' Countries over National Security," Indian Express, September 4, 2020, accessed June 1, 2021, <https://www.newindianexpress.com/nation/2020/sep/04/amid-faceoff-with-china-up-bans-bidders-from-certain-countries-over-national-security-2192494.html>.

的数据,2018年印度来华留学生有23,198人,而同年我国赴印度留学生仅有不到2000人,在人数和规模上完全不成比例。^①除此之外,中印双方在学术领域、体育领域、医疗卫生领域和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程度也远远不够。中印边界西段对峙发生以来,中印两国间的教育交流受到直接冲击。2020年8月3日,印度教育部表示将于本周内开会检视国内7所大学设立的孔子学院,以及54份中印高等学府签署的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②教育部此举是为了回应此前印度智库对其国内涉华学术机构发起的安全调查。对峙发生以来,中印人文交流活动更是饱受冲击。原定于2020年举行的建交七十周年多场人文庆祝活动除了在1月举行的“中印文化交流图片展”外,其余人文项目或停摆或延期,均未能如期进行。除此之外,印度普通民众甚至将边界对峙的民族情绪延伸到对中国文化和食物的抵制上。如有印度网民在网络上呼吁,“爱国的印度人必须发起抵制中国食品的行动。我的建议是,出售中餐的餐馆、酒店应当通通关闭”。^③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国际局势新变化和中印关系的新格局都要求中印双方在政治和安全互动、经贸合作之外,夯实双边关系的第三根支柱——人文交流。^④边界对峙对中印人文交流的强力冲击无疑会对改善两国民意和相互认知、弥补“信任赤字”、重新培育战略互信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削弱中印友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

三、未来中印关系的走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显然加速了世界秩序之“变”。莫迪政府于2019年强势连任后,其对华政策有向战略竞争与对冲发展的明显趋势,再加上边界对峙和新冠疫情的交

① 中国教育部:《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2019年4月12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② “India to Review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mes across Universities,” The Hindu, August 2, 2020, accessed June 1, 2021,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india-to-review-chinese-language-programmes-across-universities/article32254737.ece>。

③ Sandip Roy, “Indians Have Made Chinese Food Their Own; Boycotting It Only Betrays Our Culinary Culture and Middle-Class,” First Post, June 20, 2020, accessed June 1, 2021, <https://www.firstpost.com/india/indians-have-made-chinese-food-their-own-boycotting-it-only-betrays-our-culinary-culture-and-middle-class-8502751.html>。

④ 尹锡南:《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历史、现状与认知》,时事出版社,2015,第12页。

织，中印关系将会走向何处？从达成脱离接触协议后两国关系的现实来看，中印关系可能会从当前的低谷实现缓慢而有限的回弹，但前景仍不容乐观。

（一）中印边界西段在短期内有望保持相对稳定

从目前两国在班公湖南、北岸脱离接触的态势来看，中印有望结束近四十年来最长、最严重的边境对峙，中印边界西段在短期内有望恢复总体稳定。在长达一年的对峙中，中印两国在军事实力、战略部署和斗争意志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度较量，这种较量有助于双方都更清晰准确地认识到对方的底线，客观上有助于减少误判，降低再次爆发恶性冲突的概率。与以往有所不同，中方在此次边界西段对峙中向印度政府和军方展示出了强烈的战略意志。可以说此次对峙是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来，印度在边境地区的“前进”政策首次真正受阻。印度在此番较量中不仅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再次领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和捍卫领土主权的意志。有鉴于此，短期内印度不太可能在中印边界西段再采取破坏稳定局势的明显动作，除非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出现不可控局面。事实表明，尽管发生了加勒万河谷冲突这样的严重事件，但中印都在竭力管控局势，双方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外交和军事多渠道沟通的和平路径充分验证了这一点。2021年2月，中印就班公湖两岸脱离接触达成协议，有效地缓解了边境紧张局势。2月24日，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瓦内在辨喜国际基金会组织的一场网络研讨会中也表示，中印两军在班公湖脱离接触是“非常好的结果”，对两国来说是双赢的局面。^①目前双方正积极寻求在剩余点位脱离接触，虽进展不如人意，但都表现克制，避免采取再度激化矛盾的行动。

此外，全球新冠疫情，尤其是印度疫情失控在客观上可能会对印度在边境地区再度冒险形成一定牵制。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印度国内经济下行严重，2020年前三个季度的GDP都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2021年4月以来，印度疫情形势急剧恶化，连续半个月以上单日新增病例超过30万，死亡率也居高不下。印度一度取代美国成为新冠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一方面，严重的疫情可能会制约印度在边境地区再采取过激举措。另一方面，中国从人道主义出发积极援助印度抗疫也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复苏。4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致莫迪总理的慰问电中表示，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唯有团

^① “Disengagement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Sides: Indian Army Chief,” The Economics Times, February 25, 2021, accessed June 1, 2021,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disengagement-win-win-situation-for-both-sides-army-chief/articleshow/81192694.cms>.

结合作，才能最终战胜疫情。中方愿同印方加强抗疫合作，向印方提供支持和帮助。同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印度外长苏杰生通电话，表示愿向印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并提出了中方愿根据印方的需求进一步支持印度抗击疫情的合作措施。^① 接到订单的中国企业加班加点为印度生产相关医疗物资。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自2021年4月以来，中国向印度提供了超过5000台呼吸机、21,569台制氧机、超过2148万个口罩，以及大约3800吨药品。据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介绍，2021年4月底，中方收到印度至少2.5万台制氧机订单。除了供应商加班生产外，还部署了运送医疗物资的货机，中国海关也将为相关手续提供便利。截至2021年5月1日，中国援助印度的氧气和医疗物资的数量在各国中排名第一。^② 中国红十字会向印度捐赠的首批100台制氧机、40台呼吸机以及其他防疫物资也在5月9日运抵印度。中国红十字会还决定向印度红十字会提供100万美元的现金援助，以帮助其抗疫。^③ 中国不计前嫌积极援助印度抗疫，有可能改善此前因边境冲突而在印度恶化的国家形象，培育向好的民意基础，从而为边境地区形势的持续缓和提供条件。如果边境地区局势缓和后，印度不继续采取大的挑衅性动作，莫迪任内西段边界的局势有望保持相对稳定。但中印在边境管控中重新建立互信的可能性极低，不能排除印度在中印边境其他段或点位制造事端的可能，中方对边境形势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二）中印经贸关系可能缓慢回暖

莫迪带领的印人党政府上台以后采取了“防范与合作并举”的实用主义对华外交，在不同问题和领域进行差异化对待。在对华经济政策上，莫迪政府也沿用了这一思维。一方面，印度政府希望利用中方的资金、技术和经验加速国内经济变革的进度，尤其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电子、机械等领域借力中方企业从而完成“印度制造”的计划。另一方面，印度国内上下对中国在双边贸易中持续保持顺差耿耿于怀，反复要求中国采取扩大对印度商品市场准入等

① 《驻印度大使孙卫东接受〈环球时报〉电话采访》，中国驻印度共和国大使馆，2021年5月1日，<http://in.china-embassy.org/chn/sgxw/t1873127.htm>，访问日期：2021年6月1日。

② 《几句话讲透中国为什么要援助印度》，凤凰网，<https://news.ifeng.com/c/869LqpwhyLd>，访问日期：2021年6月1日。

③ 《中国红十字会向印度援助》，中华网，2021年5月9日，https://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210509/39555834_all.html，访问日期：2021年6月1日。

措施改变现状，甚至出现“经贸问题政治化”的现象。^①中印边界西段对峙发生以来，印度在经贸领域采取了封禁中国APP、限制中企对印投资等一系列措施，并试图在产业链上与中国切割，摆脱对中国商品的依赖。但印度商工部最新贸易数据显示，2020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875.9亿美元，其中印度自中国进口商品667.3亿美元，中国取代美国再度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事实表明，在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以及中印产业紧密分工合作的背景下，印度试图与中国脱钩，谋求“自力更生”的“宏愿”很难实现。莫迪政府在对峙期间的对华“经济脱钩”态势尚未对中印经贸合作构成根本伤害，中国仍是印度最大的进口贸易国，印度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度依然较大。

尽管印度再度试图将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前提，但在实践上，边界争端终究无法阻断中印之间广泛的经贸合作。边境对峙期间，两国间逆势上扬的贸易成交量无疑是最好的证明。随着边境形势的缓和，中印之间的经贸合作与其他领域的往来也有望逐渐恢复。英国路透社2月16日报道称，随着边境紧张局势缓和，印度准备于未来几周内批准来自中国的一些新投资提议。印度政府一官员也表示将开始批准一些对国家安全不敏感的“‘绿地投资’项目。”^②随即印度政府也放出消息称设立了一个由内政部、外交部、商工部和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等部门官员组成的协调委员会，负责处理受印度2020年政策影响，暂停审批的100多项中国投资项目。^③2021年的疫情也扩大了印度对中国防疫物资的需求，有可能为中印贸易关系带来新的增长点，为未来经贸合作找到新的突破口。

然而，受制于印度对华的遏制战略和竞争思维，印度在政策层面对中国投资的限制、专门针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以及策动排除中国的供应链合作等都将持续下去。2021年年初莫迪政府推出电力进出口新政，允许尼泊尔向印度跨境出售电力的同时，就专门限制“与印陆路接壤邻国投资的发电项目”所

① 王世达：《试析印度经济大滑坡及中印经贸合作前景》，《国际研究参考》2020年第4期，第24页。

② Aftab Ahmed, “Exclusive: India Set to Clear Some New Investment Proposals from China in Coming Weeks—Sources,” The Reuters, February 16, 2021, accessed June 1,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ndia-china-investment-exclusive-idUSKBN2AG1IV>.

③ “Panel to Vet Chinese Investment,” The Tribune, February 22, 2021, accessed June 1, 2021, <https://www.tribuneindia.com/news/nation/panel-to-vet-chinese-investment-216303>.

生产电力的对印出口。^①显然，印度不仅在其境内明显打压限制中企，还企图在其他南亚国家限制中资。除了电力项目外，印度在5G供应商的选择上也高度防范中国。2021年印度通信部门发布了一份公告，正式允许诺基亚、爱立信、三星等全球通信设备制造商参与本国的5G试验，而华为和中兴等中企则被排除在外。^②这些迹象表明，中印经贸关系完全恢复正常还需克服很多障碍。

（三）中印关系将较多地受中美关系影响而起伏波动

自独立以来，印度外交始终具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的二元性特征。莫迪上台以来，印度对华外交始终受到其“现实主义”理念的驱动。在中美战略竞争大于合作的新态势下，印度通过渲染“民主”价值观，煽动意识形态对立、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靠拢、借美国之势推行对华强硬外交的图谋已经昭然若揭。

印度战略界普遍认为，莫迪继承了尼赫鲁现实主义的外交遗产，延续了20世纪中叶尼赫鲁将印度打造为“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的雄心壮志，决心将印度打造为世界领导型大国。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尤其是中印边界西段对峙爆发以后，印度越发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拉拢追捧。从美、印、日、澳、法举行五国联合海上演习，到美印两国陆军在印度举行代号为“准备战争”的联合军事行动，从美印日澳领导人同台的“四边机制”峰会，到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高调访问新德里，从法国年度“拉贝鲁斯”军演2021年首次邀请印军参演，到英国首相约翰逊力邀莫迪总理参加伦敦七国集团峰会，凡此种种都反映出当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日、澳寄予印度的地缘战略厚望，给予了印度愈来愈大的“国际能见度”。相较于此前的“不结盟”，莫迪政府出现了明显的“近美”和“亲西”的转变。印度著名学者拉贾·莫汉为这种转变做了很好的注解：“如今，中国是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美国正日益成为印度应对这一‘威胁’的重要伙伴。印度加入四国峰会正是对这一地缘政治现实的回

^① “India Introduces Procedure that Will Allow Nepal to Export Power to It,” Kathmandu Post, February 28, 2021, accessed June 1, 2021, <https://kathmandupost.com/national/2021/02/28/india-introduces-procedure-that-will-allow-nepal-to-export-power-to-it>.

^② Rezaul H Laskar, “Concerned at Chinese Firms Being Kept out of India’s 5G Trials: China,” Hindustan Times, May 5, 2021, accessed June 1, 2021,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world-news/concerned-at-chinese-firms-being-kept-out-of-india-s-5g-trials-china-101620232237070.html>.

应。”^①莫迪及其外交决策团队中部分人认为，中美对抗加剧意味着印度重返大国行列的机会已经到来，而中印边界西段对峙暗示着两国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印度应该当机立断，放弃在中美间“左右逢源”的想法，与美国结为盟友。这种思想在苏杰生所著《印度道路：不确定世界下的战略》一书中有鲜明的反映。他在书中第三章引用了印度古典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故事，以般度族和俱卢族这两个家族的战争来影射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认为在两方的竞争中，印度不能搞“平衡”之策，而应站在“道义”一边。^②这实际上是暗示在中美竞争中，印度的正确选择就是和与其“民主价值观”相同的一方即美国接近，共同遏制崛起的中国。

鉴于亲美力量在印度决策层中的影响力，印度对华关系将越来越多地受到中美关系和印美关系的影响。换言之，美国因素在印度对华决策中的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对于印度而言，当下的“与美接近”至少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两点外交目标。其一是获得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印边境争议中对印度的国际支持，借此对中国施加压力。其二是借“价值观外交”提高本国在西方世界的话语权，跻身大国行列，成为一个“领导国家”。

四、结 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之中充满挑战，也催生机遇。中印建交七十周年之际，两国在边界西段爆发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烈度最大的军事对峙。此次对峙对中印关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如何在边界西段实现完全脱离接触，如何切实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如何稳住中印发展的大格局，都考验着中印两国的智慧。作为彼此搬不走的邻居和发展道路上绕不开的伙伴，“中印两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让两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就是为“世界大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③

^① C. Raja Mohan, “The Quad’s Importance to India’s Strategic Autonomy,” *The Indian Press*, March 16, 2021, accessed June 1, 2021,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quad-summit-india-china-relations-brics-nations-7229861>.

^② Subrahmanyam Jaishankar, *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20), pp.45-68.

^③ 《驻印度大使孙卫东在第七次中印关系对话线上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国外交部，2021年4月16日，http://switzerlandemb.fmprc.gov.cn/web/dszlsjt_673036/t1869541.shtml，访问日期：2021年6月1日。

The Confrontation in the Western Section of the Sino-Indian Border and Its Impact on Bilateral Relations

GUAN Peifeng and WAN Jia

Abstract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and Britain had negotiated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western section of the Sino-Indian border, but they never formally delimited the boundary. The two countries basically ruled their territory along the traditional customary line. In the 1950s, India made a claim on some territories of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Sino-Indian border that had been actually controlled by China for a long time, which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dispute over the western section of 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June 2020, violent clashes between the frontier forces of the two countries occurred and caused casualties during their confrontation in the western boundary area. The principal cause of the confrontation is that Indian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the "Forward Policy" in the Sino-Indian border area, and intended to contain China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rontation and clashes have great impact on the Sino-Indian relations in various fields. Howeve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might achieve a slow and limited rebound out of the current trough with the stabilizing situation in the border area and India's coronavirus crisis.

Keywords The Western Section of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Confrontation; Sino-Indian Relations;

Authors Guan Peifeng, Professor of China Institute of Boundary and Ocean Studies, and China-India Boundary Research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Wan Jia, doctoral candidate of China Institute of Boundary and Ocean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